

# 炮长的眼泪

■刘建伟 宋子洵

## 新时代之歌

作为一名炮兵,一定要有一发炮弹从自己手里发射出去,才不留遗憾。

——题记

戈壁的夕阳,把第79集团军某旅“翠岗红旗连”四级军士长王权利的身影长长地投在蒙着一层黄土的炮台上。

抚摸着还微微发热的炮管,又绕着这门刚刚立下汗马功劳的火炮走了几圈,王权利开始带着全班战士清理装备。大家都走后,他跟在常一样,留了下来,又把火炮仔仔细细擦了一遍。

### (一)

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支乐曲,那么王权利的军旅生涯,一定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旋律。

11年前的那个夏天,伴着蝉鸣,王权利拖着行李箱走在离校的路上。斑斑驳驳的树荫下,一块内容丰富的征兵图片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“当兵去!”没和家人商量,王权利直接报名参加了参军体检。

那年深秋,他穿上军装,戴上大红花,成为一名光荣的炮兵。来到军营的第一晚,王权利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:“优渥的生活、稳定的工作,这些相比于军营也许很完美,但并不完整。”

“你想学啥专业?”来到新兵连不久,班长问他。“炮兵当然要发射火炮,我想当炮长!”王权利没有犹豫。“好小子!”班长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新兵训练结束,入营归建,挑选专业。王权利在专业栏郑重填上“炮长”。当天夜里,指导员把他叫进宿舍。“权利,你是咱们连队这批新兵里唯一一名大学生,文化底子厚。侦察班的技术性、操作性都更强……”听话听音,王权利一下子明白了指导员的意思。“指导员,我服从组织安排!”嘴上这么说着,心里却并不情愿。回到宿舍,躺在床上,把头用被子蒙住,王权利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第二天清晨,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。王权利一个激灵爬起来,俯到桌边,在日记本上又写下一句话:“既然不能干自己所爱的,那就爱自己所干的。”

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!为了这个目标,王权利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:每天多学1小时。拉计算盘、操作方向盘、赋予基准射向……靠着勤奋与努力,入伍第3年,王权利成为了一名侦察班长。

刚担任侦察班长时,恰逢班级经历“大换血”。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兵都复员了,只剩下几个尚未入门的新兵。“那段时间真的太累了。”回忆起那段日子,王权利咂咂嘴,长舒了一口气。

由于刚刚担任侦察班长,还处于摸索状态。为了帮助班里的新战士快速入门,王权利每天晚上都会加班到深夜,白天再将自己晚上所学的知识讲授给大

家。“王班长的眼睛里总布满了血丝。”同班的战士李扬回忆,每次夜里下哨回来都能看到班长在学习室里学习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3个月后的全旅侦察班协同考核比武中,王权利所在班取得全旅第一的好成绩。“不可思议!”当这个兵龄只有三年的班长走上领奖台时,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
班里的战士都说:火车跑得快,全靠车头带!王权利却在日记里写道:“成功的花,人们只惊羡她绽放时的明艳,很多人并未注意到,当初她的芽儿,浸透了奋斗的泪水,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”

从那以后,鲜花和掌声纷至沓来。2016年初的跨区演习,王权利再次被旅里赋予侦察任务。13个昼夜不间断作业,他一举摸清蓝军作战规律,圆满完成作战任务。

演习结束后,王权利荣立个人三等功。站在领奖台上,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:在强军兴军的道路上,任何一个岗位都很重要。把本职工作干好,就是为打赢作贡献!

### (二)

美国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曾经写过一首诗——《未选择的路》。诗人弗罗斯特喜欢散步,树林间有许多岔路。然而,每次散步,他都要后悔:为什么他当初没有选择更好的那条路?

诚然,树林里的路,今天没有走过,明天还可以继续,但人生的道路却不可能重新来过。但偏偏,王权利就得到了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,而他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:从头再来。

2016年5月,某新型远火装备列装,全旅抽调优秀骨干组建某新型远火营。当得知远火营有炮长岗位空缺时,压在王权利心底8年之久的想法,又冒了出来。

“我想去远火营当炮长!”当王权利说出这个想法时,连长的心“咯噔”一下。“放着好好的侦察班长不当,去当什么炮长?”连长也有自己的顾虑,连队少了一个优秀人才不说,30岁出头的“老同志”,到了新环境,一切都要从零开始,能适应吗?

别的优秀炮长听说要去远火营当炮长,心里都打怵。像王权利这样,从侦察班长岗位转行去当炮长的,还是头一例。见连长犹豫不决,王权利索性走进了参谋长办公室,一五一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旅党委经过综合考量,最终同意了王的请求。2016年5月20日,王权利背着背包来到“翠岗红旗连”,正式成为某新型远火营一名炮长。

到了新岗位的王权利,焕发出更大的活力。他加班加点研究装备说明书、编写训练计划、创新组训方法。在他的带领下,他所在的炮班仅3个月就熟练掌握新装备。王权利距离自己定下的第一发实弹目标又近了一步。

时间悄然流逝。这一天终于要来了。去年8月,全旅组织跨区演习,运输装载如期进行,他们按时抵达某陌生地域展开演习。西北荒凉的沙漠,在灼灼烈日之下看似十分平静,但风暴随时可

能出现。

2018年8月19日,实弹射击的前一天。担任首发射击任务的王权利正做着大战前的最后准备,他把每一根炮管都擦拭得一尘不染。晚饭后,连长组织炮长到指挥车开会。会上,连长宣布了第二天的射击流程和安排:“一连一炮1发装填,二炮2发装填,三炮2发装填……”

王权利脑袋“嗡”的一声。为什么别的炮都是2发,只有自己是1发?委屈顷刻间涌上心头……

### (三)

王权利想不通。全班在单兵和协同训练、实战化训练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大家有目共睹。在应急作战准备火力拳头建设当中,一班一直担任值班火炮,完成任务非常出色。自己虽说半路出家,从未打过实弹,但作为连队骨干,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。

“为啥就我们一炮少一发弹?”连长和指导员当然能看出王权利心中的委屈,但上级临时改变火力分配计划,一共5门炮只打9发弹。

“一炮作为首发炮弹,能否一击毙敌,对于我们这支英雄连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!”指导员王之斌的话,让王权利的内心渐渐平静了下来。“用成绩说话吧。”他这样告诉自己。

那天晚上,王权利躺在床上,思绪又飘回到刚刚踏入军营的时候。“噼里啪啦”的爆竹声还有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条,再到第一次站上领奖台时的喜悦,以及他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因为紧张,导致一个细微的操作失误而丢掉的冠军……

那时,新的训练大纲刚刚施行。在单兵专业考核时,由于课目要求心率保持在110次/分钟以上,从未经历过这种高强度操装的王权利不禁有些紧张。在操作台上装定分划时,由于心跳较快,他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。就是这一抖,导致整个流程时间比以往耽误了十几秒。

考核结果出来后,王权利的总成绩比以往掉了一截,并以0.33分之差与第一名失之交臂……那次比武场上的失利是王权利心中永远的痛。“明天上了场,可不能紧张!”躺在床上,王权利在被窝里把拳头攥得紧紧的。

当内心的使命感超越激动而归于平静,这种平静就深埋下力量。第二天,实弹射击如期展开。

“全班注意,用炮,装定参数!”干净利索的口令,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全班战士都知道,班长的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!从装弹到快速占领发射阵地,再到完成发射准备,王权利眉头紧皱,眼神里透着狠劲儿。

5.4.3.2.1,发射!分秒不差,炮弹出膛,直奔敌阵。“目标被摧毁,首发命中!”在场所有人都振臂高呼,炮手们紧紧抱在一起。

而王权利却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大漠风沙,干热酷暑,当兵11年来,所有吃过的苦、流过的汗,都化作泪水盈满眼眶,顺着脸颊滑落……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对副刊最早的记忆,是从父亲的肩膀上开始的。街角那排阅报栏前,父亲为了能长时间站着阅读完上边的文章,总是让我骑在他瘦弱的肩膀上。他用两只手抓住我两条小腿,这样我就不会在犯困的时候栽下来。

父亲是文学青年,大学虽然读的是历史系,但经常到中文系蹭课,没有位置就坐在走廊上听。现在想来,父亲年轻时那些痴迷文学的样子,一定跟他在阅报栏前读报一样,是很滑稽的。

一点不夸张地说,副刊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。

父亲工作之余写了很多文章,在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、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、《广西日报》“花山”、《梧州日报》“鸳鸯江”等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我的家乡,能在这些副刊发表文章,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小城出了个高考状元。在我读初中的时候,《梧州日报》就把父亲调去当副刊编辑。

父亲终于如愿以偿。他再也不需要将我高高放在肩膀上读阅报栏里的副刊了。事实上,那时我已上中学,父亲也扛不动我了。我们家开始有了自己订阅的报纸。遇到让父亲拍手叫好的文章,父亲就会剪下来,贴在剪贴簿上。父亲在上边圈圈点点,写下自己的读报心得。这些剪贴簿,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家的书房里,快有一人高了。每次回家看到这些摆在墙边的剪贴簿,就像看到一棵树。一本本发黄的书脊,就是一圈圈的年轮。

当副刊编辑的父亲,自然成为家乡文学爱好者群体中的一个活跃分子。我们家隔三岔五就聚满朋友,都是父亲的文友。文友们时常来我们家,话题往往是从副刊上一篇好文章开始的。他们畅谈文学的兴致很高,一坐就是一天,母亲还要给他们做饭。有时候恰逢母亲没有准备,就着萝卜干喝光一大锅白粥,他们也欢畅无比。我们家有一套年代久远的功夫茶具,是父亲潮州老乡送的,它在文友聚会的时候是“主角”。文友们对功夫茶具并不熟悉,所以,父亲每次都

# 两代人的副刊

■黄咏梅

给文友示范茶道。“关公巡城”“韩信点兵”……而一切关于文学、写作的话题便由那一只只盛着铁观音的小瓷杯传递着开始了。文学的芳香和温暖,在我的记忆中,总是离不开父亲那套虽老旧却精致的功夫茶具。

副刊继而又改变了我的命运,或许应该说,造就了我的命运。

因为从小耳濡目染,加上父亲强大的文学意志力,我从10岁就开始写作。作品在报纸副刊发表之后,父亲美滋滋地将它们剪贴下来,并跟那些一贯的剪贴簿区别对待——它们被珍

藏在书柜里,定期更换驱虫防潮的一只只小香包。我受到副刊的眷顾比父亲要多得多。

因为写作特长,我得以保送上大学,继而保送读研究生。毕业分配时,同样因为那些厚厚的作品剪贴簿,我得以进入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副刊当编辑。那年我刚满24岁。父亲24岁的时候,刚刚大学本科毕业,分配到广西地质队,在十万大山之间风餐露宿。父亲说起当年那段苦日子,总是要强调,好在那时候心里有文学。下班之后在笔记本上写文章,并且等待文章在副刊发表的日子,成了他苦涩生活里唯一的光,他循着这道光才得以走进未来。

至今,我还清楚地记得到《羊城晚报》社报到那天,在广州东风东路那座733号高楼前,父亲仰着头认真地看了很久。那样子,就像我小时候骑在他肩膀上,他仰头认真地读着阅报栏里的一篇文章时一样。

在“花地”副刊当编辑的13年,除了阅读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,还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文学中人。很多大家、名家既是我的作者、采访对象,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师。报业内有一种说法“北有孙犁,南有秦牧”。北方有《天津日报》副刊的孙犁先生,南方有《羊城晚报》副刊的秦牧先生,他们既是著名的编辑家,同时又是著名的作家。可以说,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他们的名望而扬名。更为重要的是,他们的办报理念和做人风骨,支撑起了报纸副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。

2011年,我获首届“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”。我在获奖感言中说道:“无论任何时候,都有着无数心藏文学梦的人。生于此喧嚣年代,实在太需要副刊这个园地,抒胸臆,言心声,怡情襟,拨迷津……”这是一个副刊编辑的心里话,更是一位作家对副刊的肺腑之言。

副刊就这样滋养了我们家两代人。如今,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,都说报纸行业进入寒冬。但无论如何,副刊在我父亲心里,都是温暖的。80岁的父亲每天从报箱里拿出报纸,坐在客厅沙发上。上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,父亲就着那些阳光,读副刊上的一篇文章。通常是,读完了,阳光就从窗口移走了。时间刚刚好,如同我们与副刊相接的命运。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# 荒原(外二首)

■王峰

哦 西北的荒原  
我看到 你的花都开在冬天  
你是地球紧锁的眉头  
曾经沧海难为水  
为了这句爱情诗  
你苦守着万年的干涸  
你怀抱绝望的冷漠  
尽除所有的绿色  
这春天不度的戈壁旷漠  
只留下枯燥的风  
吹着四季亘无比的苍凉  
让唯一的大河  
咆哮着滚滚流淌  
挟裹着泥沙混沌的悲伤  
你隐忍寂寞的能力  
是人类远不能及  
或许 只有在某个冷月夜  
当一颗蓝色流星划过头顶  
身披沙丘的勇士  
才会慢慢睁开冰窟般的眼晴

### 希望

农民把种子种进土地  
和诗意只有一根草的缝隙  
天空把阳光种在田野  
铺就几块山岗和坡地  
孩子把诗歌种进梦里  
那是三月微笑的模样  
我把生活种进未来  
在蓝天的云亩中耕耘  
看远方的日头在东方落下  
感到期望的眼神从背后慢慢靠近

### 河流

故乡的河流没有方向  
带子一样 飘荡在田野里  
岸边的水草顺着流水的方向  
弯下腰 像面向黄土的种地人  
安静的早晨 只有太阳和微风  
那看不见的负重  
使种地人的腰更弯了

# 新兵班长

■北乔

如果说新兵连是军人的第一堂课,新兵班长当是军人的启蒙老师。

刚到新兵连的新兵,对新兵班长的印象极好。新兵班长笑得亲切,大哥似的帮新兵拿行李、铺床、打洗脸洗脚水、教怎样叠被子整理内务,亲亲热热地唠家常。原本对新兵连存有恐惧的新兵,心情一下子明朗起来。遇上这么好的班长,三个月的新兵生活看来会顺风顺水了,新兵好激动。

然而,班务会一开,一上训练场,新兵班长的脸顿时由明媚的春天穿越时空掉进冷酷的冬天。眼睛总是恶狠狠地瞪着,目光刺刀般在你印象深刻。有注意力不集中的、反应迟钝的,便会被带钩的目光和口令揪出队列,到一旁“开小灶”。起床慢了、被子没叠好、窗户上还有灰尘、走路缩着脖子或者手插在口袋里……新兵班长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提醒新兵,态度往往坚决而严肃。

相反,连里的领导和排长倒显得温和亲切,常常在训练间隙或业余时间问问新兵们累不累,身体怎么样,受得了受不了,是否想家之类的听起来舒服、想起来暖和的话。

这一对比,新兵们私下聚在一起,说起新兵班长,都咬牙切齿。什么铁石心肠、什么冷血动物,什么词儿能泄心头之怨就随便地让它出口。

平常,新兵班长也偶尔笑一笑,说几句逗乐的话,有时还会来个惹得新兵

痒丝丝的小笑话;新兵脚扭了,新兵班长急得到处找膏药,帮新兵按摩推拿;新兵病了,新兵班长端着病号饭到床头,一口一口地喂……这时新兵眼前会幻现出妈妈形象,眼眶发湿鼻子发酸,恨不得一头扎进新兵班长怀里。但这样的感觉顶多三分钟,之后又警觉了,搞这些来笼络我,不是收买人心,就是盼我早点上训练场。哼,少来。

是人,总会出差错,可新兵班长从不允许新兵出差错,他的理论是,你们是军人。这话,新兵自然不服气,可没胆反驳。这不是因为新兵班长凶的缘故,而是在新兵眼里,新兵班长确实是一个兵味十足的军人。军队意味着铁的纪律,而新兵班长,不论其生性如何,都是这铁的纪律的化身。新兵“恨”班长,却又不得不佩服。新兵和新兵班长保持着一定距离,不是对峙,而是守望。

经过新兵班长的淬火打造,新兵们由铁成了钢,也就到了离开新兵连离开新兵班长的时候。新兵之间告别一把鼻涕一把眼泪,可面对新兵班长虽说“恨”了不少,也生出了感情,还有窃喜:你的时代结束了,以后管不了我们了。

只是时间长了,兵们对自己的新兵班长愈加思念起来。这时他们才发现,新兵班长原来是杯咖啡,喝时有苦点,回味时韵味无穷。以后的岁月里,无论过去多少年,无论忘记多少人和事,没有谁会遗忘新兵班长的。尽管想起来新兵班长还是那样凶,但感觉上已没有了怨和恨,有的是崇拜是感激。



红色延安(中国画)

杨幸即作

长征

第4428期

